

痰存齋集

文存三編

詩存續編

隨筆續編

大理縣鄉土志

痰存齋文存三編

痰存齋文存三編自敘

語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又說人心不同如其面、嘗在議事場中、遇有拂情悖理違法事件、每每情不自禁、輒爲不平之鳴、環顧在座諸人、其年少我以倍、乃心平氣和、若無事然、又嘗閱書報、每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刺激之深、難安寢饋、迨傳至他人、閱畢默然、觀其詞色、一似上述種種雖寓於目、究未曾破關而達其腦海也者、嗟乎、若而人者、殆所謂器識堅定、涵養深純者非歟、予也當血氣強盛時、抱定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之旨、不惟敢言而且敢爲、今雖行將就木、百病侵纏、目視愈昏、耳聽愈重、無如此心不死、所讀書報、字體太小者、無論矣、卽稍大者、總有煙霧一層遮隔、雖喫力萬分、究若他人之有鴉片癮者然、仍終日不能釋手、何也、世界事、國家事、在在煩慮、擾心、安能恣置不問、嘗謂古人之論人生、僅舉衣食住三事、中山先生則加一行字、予今復補充一學字、蓋人生對於學之一事、須如衣食住行、不可一日或缺、始完成其爲人也、況旣生而爲人、荷此兩肩、興亡有責、茲縱老弗能爲、蒿目時艱、當各抒其政見、如有害於國害於地方者、則不憚代表民衆口誅而筆伐之、以故據事直書、俾一般越軌行爲、縱幸免國法之制裁、終莫逃清議之摘發、然皆對事以陳其是非、並非對人以寓其恩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傷余心之擾擾、熱血一腔、憑誰灑耶、頃檢書簞、十年來除散佚外、又得文五十首、訂爲文存三編、質之通人、當諒所言之不我欺、嗚呼、內憂未已、外侮迭乘、凡

我國人同起挽救、倘乘茲崦嵫晚景、獲觀我中華民國四征不庭、光復舊業、民康物阜、大啟文明、九京之下、不亦怡然瞑目也乎、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七六老人周宗麟自敘於風雨雞鳴樓、

覆工賑局 × × × 坐辦

十六年二月

覆檮藉悉、所稱展寬街心取消山牆規定地價等事、係評議部職權、鄙人不過照議決案執行云云、誠然誠然、但執行機關、如否認是案、即應聲敘理由、交回覆議、又或與政見不合、不願執行、有逕行辭職之舉、貴會評議部種種議決案、謬妄之處、不勝枚舉、即如是案、對於毫無犯罪行為之良民、血本所購置鋪牆鋪地、試問有何職權、竟爾肆行劫奪、肆行轉賣他人、並肆行定一極低廉價以行其私、此等違法背理戾情之舉、即出之於父命亦為亂命、乃亦買賣焉不判是非、不明利害、奉行唯謹、鄙人實所不解、覆函又稱塘子口南空地雖被李姓侵佔、然在地震前多年已建有鋪面、無人過問、迭將李姓傳到追究、經李姓一再要求、衆議給與票洋五十元云云、查前函質問四條、第一條係法律問題、應於法律中舉有專條或相比附、揭出執行此案者有付與職權、被奪血產者實有犯罪行為、使周姓俯伏無辭、第二三四等條、係事理比較問題、如警局與李姓侵佔公地、祇因其多年建有鋪房、又因其一再要求、即應動支賑款各給以五十元之代價、周姓鋪牆鋪地、雖血本購置、雖並未侵佔公地、雖並無犯罪行為、雖經書函兩次暨口頭千百言之要求、均可置之不理、均可逕行劫奪、不名一錢、並可擅以極低價格轉售他人、兩兩比較、兩兩對勘、發揮出一段堂皇正大理論、俾侵佔公地者確享有代價之權利、被奪血產者實犯有應得之罪名、如此始可謂充分答覆、始可使周姓俯首

無詞、若置質問者之意義於不顧、僅據拾片面之一二事、勉強搪塞、未免失旨、且太無價值矣、嗣後若是如此、恕不駁覆、但勿誤爲默認、覆函又言各鋪山牆、石條石塊、既經火燒多碎壞、不適於用、除每段用砌牆二堵外、無有存者云云、大理石質最堅、非他處可比、縱經火燒、斷碎者僅居少數、然亦均適於用、若非搬售他人、何至一無所存、數年來地方迭遭火患、此等經驗、諒人人洞悉、如謂石條石塊經火燒即不適用、無人搬售、乃至無有存者、恐三尺童子、問之亦爲齒冷也、總之周姓鋪牆鋪地如定不出應行沒收罪名、說不出應行刼奪理由、哀哀諸大紳、縱如何決議、如何執行、周姓斷斷不聽支配、前函要求甲乙兩條、希速酌行爲盼、

致鄧幼谷縣知事

十五年十二月

去歲震災、加以大火、宗麟住宅一院、以及書籍器用服物米糧、因鄰火延及、全爲灰燼、杜典舖房八間、亦焚燬而盡、爾時老弱頓憊、少壯愴號、露宿風餐、依栖無所、乃工賑局藉整頓美名、向災民科以巨大之建築舖房費、其他銀息也、局中人役薪工火食也、種種俱向災民派之、宗麟崇文街有舖一間、亦在建築之內、催款者日夕追呼、方憂無計、適有本舖北牆一堵、正在取銷之列、查該局章程、訂有凡經取銷牆下地皮、每尺以紙幣一百元定價一條、（中略）且此地段爲全城繁盛之區、地價每尺應在三百元左右、該局對於買者方面、有無情弊、人言嘖嘖、雖無實據、然如此賤價議售、慊他人慨、咎何可辭、該局年來口銜天憲、對於災戶、擅訂種種惡例、百般箝制、欲如何便如何、專橫已達極點、卽如對於此案災民、究犯何罪、乃橫將精財血本所購之牆與地、奪而賤售他人、復將所售價值入其腰囊、措勒不償、轉揮

令法警追繳建舖欠款、外人見之、不知周姓干何罪戾、宗麟前此辦公十餘年、當辭職日、曾宣言除應得薪金外、如有一錢苟且入己、無論何人儘管揭發、甘願萬倍賠償、即對於社會、亦從無一錢之蒂欠、謹小慎微、幾了一生、當此七十衰齡、貧病交迫、天災既解、免無從、乃更復遭此人禍、書曰、自作孽不可逭、如孽由自作、縱五木加身、不敢怨懟、若罪非其罪、雖殘如虎豹、亦當出卞莊周處其人、食其肉而寢其皮、(下略)

再致城區女校前校長趙××書 十六年十二月

逕啓者、榆城閱報社欠款、去歲臘底接到覆書、有總之欠款還款、明年五月以前必不致誤、勿煩過爲操心等語、言之決絕如此、真有一諾千金之概、麟方悔去函催促、未免失之輕率、故將上述數語敬錄一通、置之座右、用規季布大信、殊意明年五月已過、且至七月、還款之說、渺無音耗、恐貴人善忘、故又不得不過爲操心、致函催促、無如雁杳魚沈、毫無効力、即楊範修君來函云云、皆屬畫餅、不過代託者撒謊而已、今爲明年冬月矣、吾豈不知對此欠款、究竟如何打算、還與不還、請即明示、以免我們常常爲此過爲操心、在我們見得當年開會之時、衆人以爲足下老成、兼有局面人物、非世之齷齪者比、故爾委託經管、今願足下也勿煩過爲操心、俯念衆人推舉盛情、莫辜所託、更念本身晚節名譽關係匪輕、與彼區區阿堵物細爲較量、當自知所去取矣、忠言利行、萬望採納、其他經手放出之款、並盼負責催收爲禱、此欠款終未繳出、七八年後、人亦物故、突、即此可見當日社會腐惡之一斑、再附啓者、十年二月亡室趙氏喪事、鄙人將節省無益之費、共銀幣二百元、除送寺南橋工修費四十元外、分別致送中區女校、東區女校各捌拾元、當日立有送約、業鄭重聲明此款係添

作校中基金、放妥商生息、以助寒生學費、不得移作別用在案、查此款雖屬區區之數、無足掛齒、但在我們儒素人家、平日省衣縮食、積累所得、有事則破除迷信、屏絕浮華、撙節種種無益之需、移而謀助公益、在經收此款之人、當鑒此熱忱、應將此項送約暨來往公文、粘連成卷、永遠存案、並將此送款暨名目保存移交後任、方合辦法、殊意足下對於此事、既將送約暨文卷藏匿不交、更將款項暨名目化爲烏有、管蠡之見、實不解高明居心何等、惟冀俯念當今辦公之人、平日狂吹闊賭、對於公益、不惟一毛不拔、反將纍纍公款、吞蝕罄盡、若更忌謀公益者爲何知謀公益、忍將其文據暨送款銷滅的形迹無存、於法於理、似有未合、務望費心、速將此項送約公文暨全數款項、清交後任、勿得諉延、是所切禱、函去後、竟置之不理、奈之何哉、

份兒結婚訓詞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十八日、董雨蒼先生令媛秀川女士、與余第三子份、舉行結婚禮、親賓畢會、慶溢門閭、快慰何如、惟是男女永百年之好、婚姻爲萬福之原、舊俗之重男輕女、故應在所改良、新世之易合輕離、亦當引爲炯戒、矧世變日亟、生活維艱、務本勤儉家風、各圖樹立事業、雞鳴戒旦、嚴惡社會奢侈之防、鳳翥高岡、展大國民經綸之志、是則老夫夙所期望者也、當共勉之、

滇西匪患紀略

雲南匪患、初起於迤南、繼熾於楚雄一帶、繼延及祥雲賓川鄧川等處、在中華民國十一年間、杞人私憂、卽慮此星星之火、不卽撲滅、必至不可嚮邇、曾將禦匪意見提議於地方公會、爾時難者紛起、或曰、槍械購至、使用者誰、或曰、人民多言弗畏搶劫、不願出盡義務、或曰、兩關堅固、可以無虞、種種無意識言語、縱逐件解釋、奈無一人表同情者、不得已乃撰作請願書、此書已刊於集中歷陳省議會省公署滇西鎮守使署、亦均不見採納、嗚呼、人民如其稍具意識、稍知自衛、在四五年前、酌探鄙見、先事預防、何至於此、今地方糜爛、十已八九、質而言之、謂此乃吾人民自行釀成者、非苛論也、吾邑自十三年起、各鄉始有匪劫、南鄉則陽南太和清平輒窰、北鄉則波羅旁周城慶洞佛堂等村、焚劫甚慘、外縣則蒙化漾濞鳳儀賓川鄧川洱源、無日無匪、無處不劫、一時諺語謂鎮守使××係賊星降生、故其駐蒙自匪卽聚於蒙自、移楚雄匪卽聚於楚雄、後移大理匪復發生於大理、洵異事也、四五年来道途荆棘、行旅裹足、不得已乃籌設保商兵隊、此由榆至省、每歲僅往返五六次、每次人馬數千、於是時日之需候、脚力之加昂、旅次之擁擠、種種困難、匪可言喻、每貨運到、值增數倍、加以日用器物、在鄰近地方、俱不便於往來交易、以故市面蕭條、人人叫苦、洎至今年、年十五外屬無論矣、卽兩關以內幾無村不被其禍、其劫之方有二、一明火執仗、肆意焚劫、掠人多多、按等勒贖、每有贖款已交、而人仍被戕害者、一發一紙書、某村定繳銀若干、限某日交某處、違則焚殺不貸、愚民無知、誰敢不惟命是從者、且匪夙知人民自衛識力之薄弱、夜中每至某村、僅燃放大爆竹數枚、男女老少卽逃避一空、聽其肆意搜括、更有晚餐之後、全村人民皆避之田野、明晨方歸、習以爲常、七月十日、卽丙寅六月初一日午後四鐘、得海東向陽村張某函言、有匪派船數隻欲西渡、此間聞耗、卽派東門壯丁防守東城、十點餘鐘、果有人馬輦至城下、彼聞城上人聲槍聲、知有備、仍由舊路

退回、焚生久房屋數家、登船而去、是夜城中大多數人均未知覺、惟有駐榆指揮官×××吃驚不小、乘夜踰城至一塔寺觀望、以便開跑、幸安然無恙、遲明始歸、十三日在總團局開會議防禦事宜、先是去歲地方人迎合官旨、合邑每區辦團百名、城區某某即欲借此生財、逞其威福、大派特派、嗣經多人出而反對、所持理由、一因合縣舊分七區、鄉六區併爲三區、茲使城區一區與兩區人共同負擔、不得其平、亦力不能勝、一城區甫遭震火、災情重大、倍於鄉區、所有賑款城區人未得分釐、尙有何財力膺此重負、力爲反對、不克如其所願、此次若輩攬撥文武官長出面、加以威嚇、如謂不赴議之人須科重罰、有反對者以通匪論、其議決事件、一設城防事務所、一設團兵百名、曰城防大隊、團費分三等加派、每月上等十元、中等五元、下等又分三等、二元一元五角、二辦事人員、有所長參事參議大隊長中隊長等名目、縣公署李知事藩佈告有曰、去歲各區辦團百名、三鄉區均遵令辦理、現在得力不少、惟城區甫經著手、即有人爲惜些須團費出而破壞、於是只得照舊章辦二十名了事、百名打鎗之後、議決辦四十名、經縣公署佈告、團款加一倍征收、人民亦遵令加一倍繳納、今如此云云、不知所收加倍之團款、又如何吞沒矣、現在事已危急萬分、經指揮官急令、開會非照前辦足百名不可、限一星期成立、若再有人破壞、即以通匪論罪、並謂必將百名辦足保衛地方、人民可以安居過日、又謂大家忍一時之痛苦、可免日後無窮之禍患等語、小民無知、頗信以爲實、無如未過數日、即派令每戶出壯丁一名城守、無丁者價僱、終夜露守城牆之上、面須向外瞻視、稍一回頭、或渴睡者、即受軍人槍筒打擊、所辦之百名團兵、除保護縣公署外、數年來城區團兵俱派保護縣署、人民除認款外、絲毫無亦是如此、神益、警察分駐城之四隅、安居草棚之內、該佈告所稱生命財產得以保護並可安居度日云云、想來即是如此、又下鄉團兵、先駐上末、一日忽來匪數人、將詣局閑談之楊立綱斃命、并劫去鎗械多枝、後移駐文獻樓、前則大庄那久

邑後則上陽和被劫相距半里之遙該村數次求援置之不理又上述之匪攻城不遂歸至生久又燒房屋中鄉團兵適在小邑庄南村相距咫尺任令猖獗熟視無睹又七月二十日有匪百餘執鎗者二十餘人入劫上鄉狗街擄人

七八十掠財物不少喜洲團兵亦相距咫尺作壁上觀八月十六日官兵自上關退回該團兵知匪卽至遂脫卸衣帽

概行逃散該佈告所謂三鄉區遵令辦理現在得力不少云云想來卽是如此二十九日午前二鐘指揮××正在

竹戲忽電話傳來汧源失守卽刻下令封馬拉夫關動滿城東方始白挈眷開南城出走奔至下關探悉各方面匪燄

甚熾有哥哥行不得之勢乃復隻身趄回其家眷則於後二日繞西門由僻巷入署掩人耳目也縣知事××於×

××逃後對地方人士束手無策惟哭訴曰李某害我我好好在賓川要將我調來茲竟不告而去太不成話嗣知汧

源城雖被羅××一股佔踞知事嚴鑑猶率自招衛隊數十人在署抵禦數日無援始率隊退至山後自後數日風聲

日緊駐鄧川兵團便奉令退守上關乃有匪首張結疤名占彪者忽願歸正指揮××大喜令仍駐花甸一帶改稱

其軍爲某隊以寵之并趕製紅縐大旗四方軍帽衣袴五百套子彈二千四百發糕餅三百斤其他禮物稱是遣其副

官汪炳章其戚洪某賚送以往乃去未久有隨從一人逃歸述曰張結疤看見禮物很是歡喜尤歡喜的就是鎗彈言

某指揮真費心了旋將汪洪二人釘其手足刳其心肝而後鎗斃此信傳出人皆驚曰張結疤又反了蓋土匪對於人

民斷手足剔肺腸是乃常事張結疤爲匪中之最殘忍者鄧賓一帶罹其荼毒每聞其來靡不喪胆其每食非人心不

能下嚥云八月十六日初九駐上關軍隊因張結疤由花甸出發周城神登等村與羅會合恐腹背受敵退駐灣橋一

帶匪亦步步跟追以喜洲爲其大本營十八日卽驅所掠各處壯丁爲其前敵並焚古生南北莊上陽溪等村火燄炎

災、數十里外皆見之。幸唐繼鏞統省軍第五團步兵，先一日抵榆，是日午後出發赴援。十九日恢復喜洲，斃匪首陳大光暨從匪數百，餘匪不數日間陸續退出關外。惟張結疤仍盤據花甸，唐團進駐鄧川。二十日漾濞新舊知事及難民數十踰蒼山至榆報告，該縣已被匪陷。二十二日賓川失守。九月一日永昌失守，十餘日後迤西剿匪總司令陳維庚暨歐陽好謙率第三團至榆，陳即西上平漾，潯騰永之匪。唐團將鶴劍二縣收復，羅逃之四川張名雖受撫仍游魂劍洱一帶，歐團蒞榆，未出北門一步。日惟作威作福，縱放兵丁滋擾搶劫，不自恨無能，不克將張梁弋獲，反遷怒該村，將七五村全村屠滅。地方辦公者仍以大理全體名義，樹立豐碑，歌頌功德，與陳唐二公鼎足而三。此後各方匪患，雖未肅清，然以羅張是役而論，則可暫告一段落矣。

致雲南省黨部指導委員會

十九年十月

吾滇地瘠民貧，滿清時代與甘新貴等省爲受協省分，受協者每年軍政各費皆受他省之協濟也。溯自杜回平後，休養生息垂五十年，以言恢復舊觀雖未及半，然四民樂業，似呈太平景象。神州光復，吾滇首先響應，兩月之間，三迤奠定，本無軍事時代破壞之可言也。自是而後，苟得道德高劭學識優裕之人主持其間，保境安民，努力自治，發揚吾國粹，兼滌舊染之污，採取列邦長，以爲新政之布。至於國家大事，除帝制復辟北伐諸役，應有相當之贊助外，其接年紛擾，正勿庸投入漩渦，更勿庸妄思利用，屏絕外緣，力治內治。此十五六年中，蒼洱金碧間當自煥然一新。蒸蒸日上，乃不此之圖，惟日事朘削民財，希冀非分，誅鋤異己，結怨鄰封，搜括現金，濫發紙幣，滋長匪患，爭奪地盤，勒種鴉煙，加增

兵禍致使全滇靡爛、五十年休養生息之所得、一旦破壞以盡、而猶不知懺悔、迷惘愈深、自忖作惡之已多、轉思乞靈於土木、偶也或結緇流爲難度、或建寺塔以消災、於是某會某社、設徧全滇、供佛飯僧、一時風靡、卽如大理一邑、貪污土劣乘茲幸運、職責所在忍心放棄、互相結合借事斂錢、魚肉地方恣其大嚼、更利用鄉愚弱點闡揚佛事、愚夫愚婦輸粟輸金、倒地膜拜、以爲彌天罪惡、一經懺悔、卽行解除、若城隍廟東嶽宮都天閣娘娘廟、在民元業經打消者則恢復之、若地母祠南城靈官殿、前此並無此等名目者、則創興之、綜其強取巧攫愚民之血汗金錢、當以數十百萬計、歸官吏者固無不捆載以去、歸土劣者則見其別無生理、乃狂吹闊賭、美食鮮衣、買田置屋、與前此之啼飢號寒判若兩人、嗚呼一縣若此、他縣未必不然、時至今日、以新政之百端待舉無款可籌、以滇民之迭遭災害十室九空、竟任巧取豪奪、以有用億兆金錢擲之虛牝、可惜孰甚、亦可恨孰甚、由此內憂外患迭起環生、國勢阽危、非言可喻、凡我國人正宜急起直追、亟圖挽救、如軍事甫靖之蘇浙等省、其當事之振刷精神努力建設、我滇人尤宜則倣、若澄清吏治、整頓學校、普及教育、改良風俗、清除匪患、修治道路、廣造森林、推廣牧畜、開闢礦產、改進農業、振興工藝、考究蠶棉、在在均爲滇政要務、急待實施、但在此數者之先、亟應厲行者二、厲禁者三、二者何、則勤儉是、三者何、則煙賭迷信是、蓋勤儉爲我國數千年相傳國粹、近乃淪亡幾盡、煙賭之爲大害、人多知之、然一般青年沈溺其中、戕身耗財毫不知返、實與勤儉爲敵對之一、至於迷信爲愚之巨且廣、已略如上述、務請貴部於此五者擬具條件、剴切敷陳、咨請省政府、對於厲行厲禁分別施行、并由黨政法軍警各機關本身作則、然後責諸大眾、人人具有朝氣、滇局始有發展希望也、（下略）

中國民生問題中先決之兩問題

十九年十月

三民主義諸問題、其最難解決者莫民生若也、民生問題、固具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條目、第此須在通國實業發達之後始可行之、何也、歐美各國暨俄羅斯所謂大地主者、吾國概不之見、吾國之大地主多至數百畝而已、如吾之大理、百畝之地主亦無之、且田主佃客之間毫無階級、有田親家之稱、往往田主受其挾制、欠租減租自由行動、自清咸豐丙辰回變後、數十年來、僅照變前原額納租三四成、多至五六成、矧地土瘠薄、賦額奇重、田價復昂、每歲計息僅一二釐三四釐、若逢水旱、賠累不堪、如使耕者有其田、自必出相當之值而始有之、其得失之數、誠如子輿氏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此雖一縣、不能概之全國、然吾國之不能比之各國、則可斷言、至於物質享用之低下、年度收入之細微、普通民衆皆然、不僅農夫、當此教化陵夷風俗頹敗之際、蚩蚩者氓、如其驟然致富、則驕奢淫佚、無所不爲、但觀三十年來栽種鴉片區域、農人每歲收入、十倍種植禾麥、納租者對於對於田主未嘗增加分釐、而多數之贏餘祇供其煙賭酒肉以及迷信游蕩之消耗、視其衣著、仍敝壞不堪、素習勤奮之人、亦變爲頹惰、此古所謂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者、全國已耕之田祇有此數、將對全國之人而平均之、則僧多粥少、抑僅對農人而平均之、又未免偏枯、且人之子孫多寡無定、此一世既平均矣、傳至二三世、即有不平均之顯象、况推而下之耶、全國未墾荒者甚多、總理所倡耕者有其田、並非使人到內地到去競爭、乃叫人墾荒、勞方資方相互合作、事業乃見發達、租佃亦無不如是、如謂耕者必有其田、則是工者必有其業、商者必有其貨而後可、具此種種疑問、可見平均地權、當茲建設伊始之遽難實行也、吾國財富每年入超數萬萬、已數

十年於茲、則是堆山填海之金錢、悉被列強壓榨而去、其餘則前者供滿廷那拉氏等之荒淫、後者則被軍閥官吏之攫奪、死者無論矣、生者每人所吸民膏民髓有數千萬數百數者、比之歐美固不足數、然在吾華非所謂大資本家者耶、但其金錢悉數寄頓外國銀行、其人則當彼盛時氣、燄噴人、祇有多方搜括以爲附益、誰敢問其節制者、如軍事上政治上一朝失敗、到山窮水盡、則通電下野、款段出洋、海外寓公、樂不思蜀、更無從向其節制、其他在國平民、縱有數千萬或百萬身家者、直如鳳毛麟角、等而下之、不過數萬而已、其所積貲大都從勤苦節儉得來、於此購置田屋或經營工商事業、時際地方承平、似具蒸蒸氣象、邇則外貨激增、金融擾亂、刀兵水旱、工潮匪共、以及貪污土劣之種種損失、早已搖落不振、乃一般無業游民、耳熱共產譚言、猶指而目之曰、此資本家也、非打倒不可、推其意蓋欲通國之人、家無儋石、戶鮮蓋藏、產業基礎崩潰以盡、胥小貧變爲大貧、俾中華國立變乞丐國而心始快、具此明明現象、可見節制資本、當茲建設伊始之遽難實行也、爲今之計、務望當局諸公大澈大悟、同心努力、領導國人、對於發展種種實業之初、先決問題有二、一普及教育、人民智識錮蔽極矣、對於一切技術祇知墨守舊規、偶有聰明、除用於省工減料作僞取巧外、別無有所改良、對於世事、莫不稱頌滿清、歸咎孫某、外國教會惟利是誘、則趨附之、貪污土劣以威相脅、則擁戴之、且迷信神權、沈溺嗜好、如祈禱煙賭奢靡等務、究不惜金錢而揮霍之、若謀及公益、則又吝於一毛、卽稱爲智識階級中人、求其對於國家有休戚相關之情感、對於國是有明瞭正確之認識、對於國人有是非邪正之判別、恐萬人難得一二、茲卽開什麼國民會議、縱將真正國民代表選出、其昏愚有何表見、吾恐仍爲政客貪污土劣所利用、決無好果可言、惟教育普及而後、俾人人知國家以人民爲主體、人民有督率政治之天職、並有儻力國家之義務、於是

行使政權有充分之訓練、且隨在表見真實民意、庶不爲腐惡勢力所刼持、亦不爲迂謬見解所阻礙也、一利便交通、吾國幅員固屬廣大、然縮地有方、萬里一如庭戶、今則道路之崎嶇、山川之險阻、往來之辛苦、轉運之艱難、累月經年、尙難達其目的之地、以故人囿於一隅、見聞鄙陋而不明達、物棄於一地、貨財阻滯而不流通、苟仍此不變、則雖欲農產之改良、荒地之墾闢、礦務之開發、工藝之擴張、均因之窒塞而不能進行、惟交通利便、則上述之種種弊害咸可掃而空之、所以二十萬英里鐵路、務須剋日興工、分年畢事、並多造公路相輔而行、江河湖海暢達無阻、然後中華全部譬如個人、其夙經教育、腦海澄澈、智識開張、且血脈流通、百體強健、所有昏睡不醒、麻木不仁之宿疾、一旦痊瘳、天下事始大有爲也、由是改良農業、精究蠶桑、墾闢荒土、開發礦產、擴張工藝、廣設商場、使國內之人盡量投資、優其條件、勿加限制、且給以確實保障、如有不足、始妥訂條約、吸收外資、俾編遣軍人、失業工友、無業游民、悉數歸納上述各項之中、通國人民得以自給自足、並有過賸物品、推銷外邦、當是時也、國勢旣已安定、生計日見發達、如慮有資本主義之危害、正不妨對於田土、每人或每戶不得超過百畝或二百畝之限制、對於資財、凡五十萬以上者、列爲數等、科以所得稅而遞加重之、如此則歐美大地主大資本之壓迫平民、何至見於東亞耶、

原孝

昔孔子有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有若氏謂孝弟爲仁之本、孟軻氏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故吾國數千年來尊崇孔教、無論一統或偏安、或割據、雖治亂興衰、王霸純駁之不同、然對於孝之一字、則道德上法律上、靡不力爲

維護闡揚而光大之、民族道德、如智仁勇忠信禮義廉恥勤儉樸厚種種、固不僅孝之一端、然百行孝爲先一語、嘗家傳而戶誦之、所以人心以正、風俗以淳、而酷愛和平之根性亦基於是、昧者不察、往往摭取末流之失、肆其譏評、且倡爲非孝論調、以逞獸性而出風頭、詎知天下無無弊之法、語云日久弊生、又曰興一利必生一弊、三代相因、必有損益、損益者、益其不及、損其太過也、夫人類之結合、不外愛情、然情不可見、必藉事與物以達之、投桃報瓊、交友且然、況生我之愛耶、故夫人子之孝事親也、是乃根於中心、並非出之強飾、其在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何如之深愛也、特賢否智愚以及天性厚薄、品類不等、聖人以孝治天下、始昭示儀節、俾便遵循、若孝經曲禮內則等篇、其他經傳之散見者、對於養志養口體、靡不條分縷析、剴切詳盡、且廣其義、謂事君爲今後國政不忠、蒞官不敬、戰陣無勇、朋友不信、均爲非孝、若不幸而親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以隨、並謂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從父之令、焉得爲孝、其喪親也、復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由此可知不孝固屬罪之大、愚孝亦爲政所禁也、

家庭組織之改良

二十年四月

大家庭之不易維持、不自今始、觀於宋庾仲文不癡不聾、不作姑公、唐張公藝之九世同居、要在百忍、其難於顯言之委曲情形、大可想見、矧今之人心風俗、劇變非常、不惟家長制之大家庭立見崩潰、卽自由婚姻旋合旋離、所謂小家

庭亦難望其久長。夫家庭者國之雛形、積家而成國、家庭組織健全、社會與國無有不健全者。矧祀先血統種種關係、乃吾國華族中最爲注重之點。故家庭之組織、有宜革者、有宜因者、有宜於家庭本位寓有個人本位者。茲試列舉如下：（一）婚姻、結婚以法定年齡、男女兩方自擇自主、並徵其父母同意爲原則。如在尚未開通地方、則由雙方父母代爲選擇、亦必徵其男女同意而始訂定。其雙方選擇條件：（1）家世清白、（2）年齡相當、（3）身體強健、（4）志趣高尚、（5）操行貞節、（6）學識通達、（7）技術優長。（二）家庭、家庭以初婚男女爲本位、地位平等、貞操同守、經濟獨立、財產各自保管、組織家庭仿合股式、分工合作。對於社會國家各展職能、對於家庭使蒸蒸然具繁榮氣象。其組織條件：（1）清潔、（2）整齊、（3）勤勞、（4）儉約、（5）互助、（6）親愛、（7）諒解。（三）祀先、宗教家迷信鬼神、固不容援以爲例。然聖賢豪傑名人烈士、後之人欽其道德之崇高、功烈之赫濯、往往登堂階而瞻拜、過墟墓而流連者、矧人本乎祖、誰弗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耶。故歲時祀事、春秋拜掃、封崇堂斧、愛護宜周。此孝子慈孫之職責也。至於所有祭品、酒餚香花各從其便。（4）養親、今之講非孝者、動謂子女乃爲國民、教也養也爲父母者應盡之義務、不當以孝養爲酬報。似也。如不準情度理、妄爲大言、語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則我人所需衣食住行皆得不付代價取而用之可乎哉。夫禮尚往來、投桃報李、朋友且然。況生我之愛耶。現在中國情形多與歐美不同。婚嫁辛勤、成年而後仍事依賴。養老餘資罄於子身、加以地方醫院皆未設備、偶有疾病看護需人。故在社會家庭新組織、尙未完備之先、養生喪死職責應仍由子女負之。（五）子女、生有一道、對於人類與國家盡繼續生存之責。故懷孕分娩育嬰、俱惟其母是賴。爲母者對於養教二事、須具充分學識。植此大國民根基、始不虛生而成大用。然在

此期間、維持各個人生存經濟問題、國家與丈夫與夫夙所供職之各機關各工廠、要有相當之補助、至於節育問題、貧者勿過二三、富者勿過四五、庶幾得所酌中、個人前途不至妨礙、

致大理縣黨務指導委員會

二十年八月

前粵東整理金融、所有市面之雙角銀幣、禁止行使、通令回爐另鑄、其價格、陡然低落、一般奸商販運入滇、以二三成之值、在滇則十足通用、稅關初亦禁止入口、後則得錢賣放、以廣雙毫惡幣、大批源源輸入、充塞市面、奸商操縱其間、將本省兩開銀幣吸收殆盡、轉瞬之間、其水漸漸低落、初則八九成、繼至三四成、十五六七八等年、人民大受其害、迤西一帶則尤甚焉、省政府知整理金融之不可以已、廣鑄兩開銀幣、意固甚善、但須知造幣局非牟利機關、其銀色應有一定之成分、銀銅等等各若干、不可畸輕畸重、與通用銀幣致涉兩歧、每批鑄就之後、須悉數繳納監察機關、隨意抽查數枚、認真化驗、成分符合、始准發行、否則以舞弊論、回爐另鑄、當事則嚴加處分、且銀幣中鑄有年分、責任更為分明、今之新鑄兩開銀幣、顧何如者、上述種種手續、諒不做到、早已人言嘖嘖、謂其成水之低、更有不如廣毫者、當初尙不置信、兩月以來、果然又寫廣毫影本、昨今數日、每元僅值銀幣兩元上下、且尙有愈趨愈下之勢、民衆大爲恐慌、如不亟思救濟、則貽害伊于胡底、竊思滇人受金融之損害、已達極點矣、國曆初年、輒硬兩幣、價格相等、何等方便、乃不思維持久遠、迭次濫發紙幣、貽害至今、尙無挽回方法、茲復濫鑄惡幣、以爲廣毫之續、如吾邑政軍兩界、未嘗不示禁銀幣價格低落、然源之不清、而欲其流之潔、詎易收效、今世人心、愛國愛民愛名譽、多屬口頭禪耳、實際則惟知愛